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城市

马鞍山：唱响新时代的长江之歌

□袁方

马鞍山在万里长江有着特殊标记，原本滚滚东逝的江水，在这里却折身向北，诗仙李白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描写的就是这一壮阔景象。马鞍山与长江有着不解之缘，长江的远古文明在这里发轫，长江的绿水青山在这里铺展，长江的璀璨诗歌在这里绽放，新时代的长江在这里焕发光彩。

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马鞍山考察，强调“要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早日重现‘一江碧水向东流’的胜景”。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打造安徽的“杭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新发展定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唱响“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新时代长江之歌。

人文长江,孕育了古今辉映的文明之城

早在近40万年前，“和县猿人”就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和县猿人”是继北京周口店直立人、陕西蓝田直立人之后，在中国发现的第三件直立人头骨化石，为我国百万年人类史提供了重要佐证。5000多年前，含山县凌家滩的先民们就创造了辉煌的凌家滩文化，它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史前三大玉文化，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了300年至500年，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中，凌家滩遗址被作为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和县猿人遗址、含山县凌家滩遗址，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

长江万古奔流，文脉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墨客留恋马鞍山这片钟灵毓秀之地，纷纷来此踏歌山水、吟诗作文。诗仙李白7次游历马鞍山，写下《望天门山》《夜泊牛渚怀古》《姑孰十咏》《横江词六首》等诗篇，并终老于此、魂归青山，民间还流传着李白跳江捉月、骑鲸升天的传说。诗豪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时，写下千古名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抒写志行高洁、不

合流俗的人生境界。南朝姑孰才子周兴嗣一夜著就《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至今广为传唱。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探游翠华山阳洞，写下《游褒禅山记》，发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感叹。北宋词人李之仪寓居当涂期间，吟出了“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名句。

我们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从1989年起每年重阳节前后都要举办李白诗歌节，迄今已连续举办了35届，成为诗歌的盛会、市民的节日，成就“中国诗歌之城”的美誉。

富饶长江,铸就了刚柔并济的产业之城

马鞍山因钢设市、因钢立市，先有马钢，后有城市；马鞍山更因江而生、因江而兴，长江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充沛水源和航运条件，长江断裂带造就了马鞍山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成为这座城市诞生和发展的基础。

为了新中国的“钢铁梦”，1953年开始，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0多万建设大军汇聚到马鞍山，在一片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庄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钢铁企业。1956年建市，1958、1959年毛泽东两次视察马鞍山，作出了“马鞍山钢铁厂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的重要指示。一代又一代的马鞍山人肩负着“钢铁报国”的使命，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拿下了第一只火车轮箍、第一套高速线材、第一根H型钢、中国钢铁第一股等多项第一，赢得了“江南一枝花”的美誉。以钢铁产业为基础，马鞍山逐渐成长为门类齐全、体系完善的工业城市。

近年来，我们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发展先进结构材料、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绿色食品、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曾经，一炉炉滚烫的钢水，浇铸出了工业发展的“脊梁”，锻造了这座城市“刚”的铁骨；如今，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发展势头强劲，赋予了工业城市“柔”的气质。

当前，我们正以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性抓手，统筹推进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独木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抒写从“钢铁城市”到“智造名城”的崭新篇章。过去十多万大军建设钢城，现在百万人才在这座城市创新创业，连续4年入围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百强榜单。

美丽长江,雕琢了山水相间的生态之城

马鞍山一江两岸水网密布、山圩并存，呈现出三山两水五分田的地貌特征。城市依山环湖、拥江而建，素有“九山环一湖、翠螺出大江”的美誉，是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采石矶峭壁千寻、突兀江流，为长江三矶之一，被称为“万里长江的结穴处”。马鞍山山水秀丽、山水环绕、山水绝妙，拥有名胜古迹200多处，留存千古风韵，展现万般锦绣。南朝诗人谢朓为这里的风景所迷恋，赞誉“山水都”。

近年来，我们扎实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现从“滨江不见江”到“城市生态客厅”的美丽蝶变。长江马鞍山段水质常年保持Ⅱ类，空气质量连续三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长江禁渔经验入选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

2022年，马鞍山与江苏南京、镇江协同制定《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策》，是全国首次对单一物种的跨区域协同保护立法。2023年底，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马鞍山“长江保护日”，这也是全国首个为保护长江设立的节日。如今，长江马鞍山段碧水荡漾、江豚欢畅，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积极参与者，人民群众享受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美丽画卷成为马鞍山的靓丽名片。

活力长江,塑造了左右逢源的开放之城

自古以来，马鞍山地区雄踞长江南北之险，扼守东西咽喉之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这里成

为吴楚争霸的战略地缘核心，吴楚两岸之战，奠定了吴国成为春秋五霸的基础。魏晋南北朝以来，这里作为南京的门户，素有“金陵屏障、健康锁钥”之称。南宋名臣虞允文在此抗金，以少胜多，取得“采石大捷”，毛泽东盛赞“伟哉虞公，千古一人”。明朝朱元璋将常遇春三打采石矶，朱元璋以此地为基攻占南京，开大明一代江山。

马鞍山处于长三角几何中心，居中靠东、拥江近海，地理位置属于东部城市，行政区划属于中部城市，是安徽融入长三角的“东大门”“桥头堡”，是南京、合肥都市圈“双圈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在此叠加。马鞍山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战略机遇，树牢同城化思维，深度融入南京、合肥都市圈。通往南京、合肥的宁马城际、巢马高铁加快建设，即将开工的扬马铁路连接巢马高铁和沪宁沿江高铁，将形成通往苏南和上海的高铁新通道。马鞍山港口岸线资源丰富，马鞍山港是长江十大港口之一，郑蒲港是安徽江北区唯一的万吨级深水良港，正在打造长三角江海联运中心和高能级物流枢纽，马鞍山连续13年被评为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乘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马鞍山坚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注重系统集成，强化重点突破，打出亩均效益评价、能耗评价、特殊技能人才评价、产业工程师学院、“标准地”改革、低效用地再开发、“七末”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改革“组合拳”，改革经验连续2年得到中央改革办刊发，连续4年入选安徽省年度“十大改革案例”，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长江奔涌向前，马鞍山奋发向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弘扬“聚山纳川、一马当先”的城市精神，不断绘就“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美丽画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马鞍山新篇章。

(作者系安徽省马鞍山市委书记)



处暑时节，我们循着“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的少时足迹，来到安徽潜山余井镇黄岭村参观张恨水故居，追寻一代文学大师的风骨雅韵。张恨水（1895—1967年），原名张心远，一生创作120多部中篇小说，以30年新闻战线的奋斗姿态和50年笔耕不辍的丰硕成果蜚声海内外，老舍称赞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张恨水故居始建于清末，为其祖父、清军参将张兆甲旧居，历经岁月侵蚀，后原貌复建。“孤蓬万里征”的张恨水借如椽之笔赢得身前身后名，不论身寄何处，潜山皆是心头的一缕香，正如他在《写作生涯回忆录》中所写的，“由于我在这里自修自学，奠定了我毕生的职业”基础，尤为珍视那些苦读写作的日子。

走近故居，门前一方青石板铺面的小广场，紧邻半亩方塘，岸柳碧绿、池水清幽。张恨水出生在江西广信府（今上饶），1905年举家迁回原籍潜山，就读当地学堂，后随父奔波多地读书习作。1912年，父亲张耕圃染病身亡，家庭陷入困境。张恨水停学在家，牢记“穷莫丢书”的古训拼命读书，他说，“好在家里还有些旧书，老屋子空闲的又多，于是打扫一间屋子，终日闷坐那里看线装书”。老屋给了他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而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这院子里，有一株老桂树。终年院子里绿荫荫的，颇足以点缀文思”。张恨水笔下“黄土书屋”、故居书房在前排，赣州的广漆桌子、大直格窗户以及“增长了我不少的文思”的桂花树……依然是记忆中的样子。

张恨水曾多次回到黄土地，住在留下过寂寞、惆怅、遗憾更有浓浓乡情的老屋。他的很多作品以家乡为背景，如《秘密谷》《天明寨》《现代青年》等，取有“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天柱峰旧客”等笔名，在成名作《啼笑因缘》序中特地署“潜山张恨水”。他称家里“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尤爱那间窗外有棵桂花树的老书房，后人以之激励学子发奋读书。1955年，张恨水生前最后一次回潜山，欣然创作反映家乡变化的散文。晚年他常把珍藏的黄梅戏唱片《天仙配》拿出来放，重温乡音、慰藉乡思。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故居客厅里，悬挂着的“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且看花”，出自清代楹联大师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张恨水奉为涉世良方，为学刻苦自励、发愤图强，为人忠诚厚道、和顺平静。他被誉为“通俗文学大师”，向来作文高调、做人低调，无论贫富不移节操，自言“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老舍称他是“最爱惜羽毛的人”。

张恨水自幼聪颖好学，生活却颇为艰辛。既读过旧式私塾，又读过新式学堂，也曾因求学无门、生计维艰，不得不辗转于家乡和各地做一些文字工作贴补家用。但他对文学的热爱是深藏于骨子里的，并早早显露创作才华，13岁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18岁完成首部章回长篇白话小说《青衫泪》。从1918年任芜湖《皖江日报》编辑，至1948年辞别《新民报》，他先后任职或供稿多家报社，闯荡报界30载。1922年，全家由潜山迁居芜湖，后又迁往北平、南京、重庆等地，直到1946年返北平后才基本安定下来，可谓一路颠簸一路创作。

在这颠沛的日子里，他一度“成了新闻工作的苦力”，但正是天天“要写好几千字，笔下总是写得很滑了”，为文学创作积累了深厚底蕴。他坚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一手新闻、一手文学，经常白天写小说、编副刊，夜间编新闻、看大样，同时为多家报纸连载小说，艰辛自不待言。他曾自嘲“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实则虽为稿酬写作但“抱定不拆烂污主义”，清新流畅、正义高尚的文笔极受读者欢迎。1929年，他应上海《新闻报》之邀创作并连载《啼笑因缘》，迅速在社会引起轰动，大家一见面便聊《啼笑因缘》，堪称文坛佳话。他靠诚实劳动和约3000万字著述赢得四方赞誉，诸多作品历经岁月洗礼依然风行于世，堪称20世纪通俗文学的经典巨匠。茅盾评价：“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1937年底南京陷落，苦撑

愿作一个文艺界的老兵——走进安徽潜山张恨水故居

《南京人报》的张恨水举家迁回潜山老屋，在家乡发表爱国演讲以动员抗战，后只身闯荡重庆担任《新民报》主笔。他是“国如用我何妨死”的热血爱国文人，我国创作抗战文艺作品最早的作家之一，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后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抗战伊始，他曾打算弃笔从戎，到大别山中打游击保家卫国。九一八事变激起爱国热情，他将小说《太平花》增加抗战内容，宣传抗日救亡；奋笔创作《弯弓集》，隐喻弯弓射日，号召民众对敌斗争，“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未裹创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奋笔创作抗战文学，《潜山血》等小说呼唤民众至上、歌颂游击队；讽刺小说《八十一梦》锋芒直指反动当局，无情鞭挞贪官污吏；写实小说《大江东去》揭露南京大屠杀血案，控诉日寇罪行，歌颂中国人民誓死抗敌。历史小说《水浒传新传》借古喻今，毛泽东曾说：“张恨水先生的《水浒传新传》写得好。他写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共产党抗日。”抗战胜利后，他又创作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小说。他用800余万言的抗战文学作品，构成一部形象的抗日战争史，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张恨水十分挂念家国之事。1939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多名留守人员被害，他怒作挽联“抗战无斯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送交董必武，刊于《新华日报》。1942年周恩来在《新民报》座谈时，赞他用小说揭露黑暗势力，“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1945年毛泽东接见《新民报》部分工作人员，称他是嬉笑怒骂、敢于痛斥国民党腐败现象的文坛才子。后来毛泽东又单独接见张恨水，相谈中间及“恨水”名的由来，张恨水表示“自己的笔名乃是从南唐李后主‘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而来，本为珍惜光明之意”，毛泽东赞道：“后主词哀怨凄凉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新中国成立后，张恨水先后受聘担任文化部顾问和中央文史馆馆员。他曾表示：“老路驼固然赶不上飞机，但是也极愿作一个文艺界的老兵，达到沙漠彼岸草木茂盛的绿洲。”1967年，张恨水病逝于北京。

走出故居，不禁想起张恨水诗“江南家住碧萝村，村外丛山绿到门。一别早忘猿鹤约，十年犹忆水云痕”，他一生眷念故乡山水，“家乡料是卿先到，平安二字告母亲”。2012年，张恨水骨灰安放潜山，与家乡雄山厚土融为一体。



殷夫诗词中的先锋号角

□杜延珍

殷夫是“左联五烈士”之一，1910年6月出生於浙江省象山县怀珠乡大徐村，原名徐柏庭，学名徐祖华，殷夫是其常用的笔名。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诗人，一生以笔为戈、铸诗成剑，创作出大量深刻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与不公、热情讴歌革命群众、号召被压迫人民为革命理想献身的红色鼓动诗，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诗人”。

“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殷夫的家乡位于浙江东海之滨，那里物产丰富，景色优美。家乡山清水秀的自然山水激发了他无限遐想，在内心深处植下了诗歌的种子。1923年，殷夫考入上海民立中学。他在组诗《放脚时代的足印》中写道：“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表达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思索和探寻。

少年殷夫深刻意识到农村被压迫人民的困苦和艰难，他用象征手法写道：“泥泞的道路上，困蹩一步一步的走去，它低着它的头”，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希望改变阶级压迫的现状。正是他那敏锐的观察，细心捕捉到了社会变革的讯息，并用手中的笔表达出自己最朴实的改良愿望。

“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无涯的热情”。1926年，殷夫跳级考入上海市浦东中学高二就读，其间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接受了无产阶级斗争理论，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对革命党人

和革命群众伸出罪恶的魔爪，一时间血雨腥风，“上海便布满了白色的迷雾”，殷夫不幸被捕。他在诀别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叙述了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几乎被枪毙的经过，以及个人思潮的起伏。在被押解的途中，诗人对那些不知真相、盲目围观的群众大声唱出“我是光荣的，光荣的，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无涯的热情！”他沉静而从容地向他的母校告别，向他的同学们告别，勉励他们：“你们别忘，千万别忘了，你们应当为工农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需要真正的真正的革命！”在牢狱中，殷夫经受了血与铁的严酷考验和锻炼，在思想上毫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在《别了，哥哥》中他告白道：“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这，这是你弟弟的前途，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表明他已经从革命组织的一员来正确认识自己的生死问题，表达了将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崇高境界。他设法买通一名看守士兵寄信给哥哥徐培根，在他的帮助下保释出狱、回乡暂避。

蛰居期间，殷夫终日深居浅出，静下心来深入观察时局，为革命战斗不息的决心与日俱增。1927年秋，殷夫考取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一边翻译德文诗歌。1928年，他加入了宣传无产阶级文学的进步团体太阳社，成为《太阳月刊》最年轻的社员，自此积极为《拓荒者》等期刊写稿，创作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赞歌，把对革命的坚贞不屈、对理想的

坚定执着和大无畏英勇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1928年夏，殷夫因为参加声讨“济南惨案”的罢课示威游行二次被捕。获释后，他失去与党的联系，苦闷与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串正负的情感，化成我生命的曲线”。但他仍旧不忘勉励同命运的战友们，在《给》一诗中，他这样写道：“请别为我哭泣，我委之于深壑无惜，把你眼光注视光明前途，勇敢！不用叹息！”表达了对党组织的深切怀念和对革命工作的渴望。

“我们是流着汗血的，却唱着高歌的一群”。1929年初，殷夫重返上海找到党组织，其间得到了鲁迅的悉心关怀，开始了红色鼓动诗的创作。同年11月，殷夫成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干事，从事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和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诗歌创作的内容从抒发革命热忱进一步发展为启发青年觉悟、凝聚工人力量。在《我们》一诗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转动着地球，我们抚育着人类的命运！我们是流着汗血的，却唱着高歌的一群”。尽管“我们陷在地狱一般黑的坑里，在我们头上耸立着社会的岩屋”，“但我们却知道我们将要得胜。”因为无产阶级在战斗中行进，“一步一步的共同劳动着，向着我们的胜利的早晨走近”。描绘出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未来世界主人翁的伟大形象，气派雄伟，旋律高昂，成为无产阶级的激情战歌。从这些诗中，仿佛能听到大进军的号音和鏖战的鼓声，仿佛能看见狂奔的人群厮杀声震天动地，使人犹

如亲临现场，感受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决心。

1930年初，殷夫在自己的诗集《孩儿塔》里，表明要“埋葬骨骨”，鞭策自己健全地奔赴向前。鲁迅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囊，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殷夫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成为正式成员。他以手中的笔作为战斗的武器，奋笔疾书，积极创作，持续不断地为“左联”创办的刊物供稿，发表了大量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檄文，他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波，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殷夫对革命的前景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殷夫在上海参加党的会议时被捕，2月7日深夜不幸遇害。殷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璀璨，正如丁玲所说：“殷夫同志是一个诗坛的骄子……他的顽强的意志，革命的精神，永远不会死。”他坚定不移献身革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